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2022 年社區主導項目

研究及紀錄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 (AC05/2022)

文字報告



項目負責人：黃培烽
共同研究員：麥詠詩
研究助理：錢凱珊

2024 年 6 月

目錄

1. 背景及過程.....	3
2. 文字報告.....	4
2.1 華富上邨的建築設計與孟蘭勝會的關係.....	4
2.2 孟蘭勝會的進行過程.....	7
2.3 孟蘭勝會與社區的關係.....	13
2.4 華富上邨孟蘭勝會面對的困境.....	14
2.5 總結.....	15
3. 參考文獻.....	17

1. 背景及過程

華富（二）邨（又稱「上邨」）的盂蘭勝會在高逾廿層的雙塔式大廈中庭舉行，除延續邨內潮州社群的傳統習俗，讓背景各異的邨居共同參與之外，更突顯戰後現代主義建築在空間運用上給予居民的靈活性。然而，隨著現時負責籌辦的居民年齡漸長、互助委員會的解散、華富邨的重置，以及疫情期間的社交距離措施盂蘭勝會一度停辦，近年復辦但規模大減，這個源自香港公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能正在消失。因此，本計劃透過錄影、360 全景拍攝、建築繪圖、文字及口述歷史訪問，永久保存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特色及居民的感受。

在 2024 年二月至六月期間，本計劃項目團隊接觸並訪問了華富上邨數座前互助委員會（互委會）主席、街坊及盂蘭勝會愛好者，透過他們的口述歷史及影片分享，整理、紀錄及重構華富上邨盂蘭勝會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背景、籌辦過程及特色。

項目／拍攝內容	對象
華昌樓盂蘭勝會流程	華昌樓前互委會主席 陳永森先生
水上人參與盂蘭勝會	華昌樓前互委會副主席 鄭珠佬先生
華生樓盂蘭勝會流程	華生樓前互委會主席 姚少峯先生
華泰樓盂蘭勝會流程	華泰樓前互委會主席 陳培芸女士
幫忙籌辦華昌樓 盂蘭勝會的工作	義工街坊 吳蓮愛女士
街坊日常生活對談	陳永林先生、姚少峯先生和 陳培芸女士
過往參與和記錄華富邨盂蘭勝會 的經歷和喜好分享	傳統民間習俗愛好者 張雅茵小姐

同時，本項目團隊亦於網上進行公開徵集，收集有關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照片、影片、物品及故事等，以豐富計劃的內容。¹

¹ 社交媒體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427399543128794&set=a.170011408867610>

2. 文字報告

2014 年，華富上邨的五幢住宅大廈——華生樓、華昌樓、華泰樓、華景樓及華翠樓的盂蘭勝會，入選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當中，華昌樓、華景樓、華泰樓更是華富邨較早舉辦的盂蘭勝會之一，至 2010 年已舉辦了數十屆。

在香港眾多盂蘭勝會當中，只有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中庭舉行，在香港以至世界都非常獨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絕無僅有。

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特色，源自其大廈的現代主義建築設計，亦與華富邨的歷史、居民懂得靈活運用空間有關。然而，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現正面臨數種挑戰，令這項現代化的傳統習慣能否傳承成疑。

2.1 華富上邨的建築設計與盂蘭勝會的關係

背景

華富邨位於香港島南區的瀑布灣和雞籠灣，分（一）邨和及（二）邨兩期。一邨較早入伙，最早的居民於 1967 年華富邨大部份地方還在興建中的時候已經在此居住。華富邨所在地未發展成為大型公共屋邨之前，主要用作墳場，在 1920 年代，政府批出土地供華人雞籠灣興建墳場，當中包括供潮州人使用的「潮州八邑山場」。在 100 年前，瀑布灣和雞籠灣一帶除了牛奶公司養牛的農場工人之外近乎杳無人煙，無居民、少人遊覽，亦無任何傳統習俗在此舉行。後來，雞籠灣一帶亦曾有人進佔用作耕地，曾有雞籠灣村，但政府為興建華富邨將其搬遷。因此，華富邨的盂蘭勝會是華富邨落成後才出現，並非沿自該地區的習俗。

1953 年香港發生石硤尾大火，政府加快興建徙置大廈以安置當時受影響的居民。同時亦開始興建廉租屋，以低廉的租金提供起碼標準的居住單位，以解決當時需要解決迫切的住屋需求。華富邨由屋宇建設委員會（屋建會）——即現時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負責興建，屋建會於 1963 年公佈選址雞籠灣，騰空墳場興建華富邨。最終整條邨有約八千個居住單位，最多可容納五萬名居民。

華富邨住處位於西高山的山腳，再一直延伸至海邊，住宅大廈位於地勢高低不一的土地上。華富（一）邨由 12 幢舊長型的大廈組成，因為臨海、地勢較低，所以居民一般都會稱之為「下邨」。至於華富（二）邨，由六棟雙塔式大廈組成，於 1971 至 1978 年間入伙。因為地勢較高、位於接近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的位置，順理成章，居民就稱之為「上邨」。上邨位於山腳，下邨臨海。但對於居民而言，更重要的分別，或者是上下兩邨的大廈設計各有不同。

下邨屬於舊長型設計，以直立的長矩形為基礎，組合出不同佈局。例如以 90 度拼合兩個長矩形，大廈之間的空間，就成為居民的活動空間。華富上邨總共有六棟雙塔式大廈，1970 年開始入伙，包括華昌、華泰、華生、華興，及後來華富邨擴

建時增加、最遲入伙的華景樓和華翠樓。及至 1978 年，整個華富邨建築過程才告完成。

雙塔式大廈由兩棟相連的大廈組成，有高低座之分，低座樓高 22 或 24 層，高座樓高 26 或 27 層，兩座大廈之間有相連和相通的走廊及天井平台。天井平台位於斜坡之上，因此雖然位於「地面」，但對於低座來說，其實已經是三樓或者四樓。高低座的設計盡量令視野保持開揚，亦能夠令大廈更有彈性地坐落於不同水平的地盤上。例如華泰樓的高座底部連接低座四樓，節省平整斜坡的成本；華昌樓的居民就可以利用升降機塔，由地面華富道直達四樓平台，再穿過平台過馬路，經二號停車場升降機至華泰樓低座。

華富邨三面環海，居民可以享有舒適的生活環境，時至今日，部份華富邨居民仍然能夠享受海景，當中上邨居民的海景更為開揚。臨海的位置影響了華富邨盂蘭勝會的儀式，例如華昌樓的盂蘭勝會包括拜水鬼陣。但相比起地理位置，華富邨的建築及園境設計，更有利居民享受海景，而華富邨首創的屋樓設計，更令「天井天王」後來得以出現。

建築設計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作為香港現代主義公共房屋的居民習俗，其獨特性源自其建築設計。

如上所述，華富上邨屬雙塔式設計，大廈是由兩座中空的四方形大廈組成，兩個四方形在角落連接，形成「8」字形的結構。雙塔四邊是單位，中央有一個垂直天井，而通往單位的電梯就位於「8」字的交點位置。

華富邨屬於現代主義建築，這種風格的特色之一，是設計比較簡約，並無定義空間使用的方法，居民可以隨他們的生活方式去使用空間。例如根據建築圖則，並無清晰訂明平台空間的用途，通往天井的空間，只標明是走廊通道，而居民往往會將這些地方個人化，以自己的方式去運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並無特別的社區設施，最多只是有數個花槽。正正因為現代主義建築容許居民靈活運用空間，華富上邨才會有「天井大王」的出現。

雙塔式設計的兩棟大廈，中間都有個天井，設計原意是加強通風。當日照時，高層受熱，利用熱空氣上升冷空氣下沉的對流原理，引入地下的冷空氣，加上「地面」的通道，加強整棟大廈的通風。天井內的開放式迴廊，原意亦是加強通風、給予居民對望打招呼的機會。但一個深逾廿層、井底經常昏暗的天井，產生的反而是壓迫感。但高度和昏暗產生的恐懼，令天井成為舉辦盂蘭勝會的最佳位置。

雙塔式大廈亦造成了高低座的設計，能夠盡量令視野保持開揚，亦能夠令大廈更有彈性地坐落於不同水平的地盤上。例如華泰樓的高座底部連接低座 4 樓，節省平整斜坡的成本，讓居民可以由華富道的樓梯走上低座，再通往高座以至上邨其

餘角落。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儀式和祭品，跟香港其他勝會大同小異。但因為它特別的雙塔式設計，造就「天井大王」的出現，亦是它與別不同的地方。

華富邨所在的雞籠灣，大部份地方曾經是墳場，曾經是人死後安息的場所。後來這裡成為華富邨居民的住所，有人間煙火、祭品及儀式，救贖祖先靈魂、祭祀孤魂野鬼。華富邨是一個可以容納數萬人居住的大型屋邨，因為附近比較少設施，所以「市鎮中心」，一開始是整個華富邨空間佈局重心。建築師主要透過華富中心這棟多功能大樓，滿足數萬名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建築師甚至曾經計劃，在華富中心外興建鐘樓和豎立雕塑，成為社區中心。

華富邨後來擴建，上邨增建華翠樓和商場，亦有自己的巴士總站，居民未必再需要去華富中心購買日用品。對於上邨居民而言，「市鎮中心」這個概念，相對而言是較為模糊。因此，上邨居民自發籌辦舉行的盂蘭勝會較「市鎮中心」概念設計更能於凝聚社區。

建築設計與盂蘭勝會的關係

華富上邨在每年夏天舉行的大型盂蘭勝會是鞏固居民凝聚力的重要節慶活動。因所有祭品都放在大廈的天井內，在視覺上，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特別震撼，亦特別有凝聚力。低層居民和大土王的距離非常接近。除了天井，天井平台的通道，都令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更加有感染力。

位於天井四周的通道，視覺上製造「透視景深」的效果，意思是，透過左右兩道牆，令人們的視線聚焦於中心之內。而人們又可以通過天井中庭，望向天井另一邊通道，再望向大廈出面的地方。

現代主義建築經常運用「透視景深」製作建築物的焦點、營造空間感。雖然天井入面的大王與居民相近，產生壓迫感，但天井平台的通道，又使居民可以自由進出天台，這種流動性，方便居民參與其中。

這些通道也製造了不同視點，觀賞儀式的時候，居民不僅可以看到天井中庭祭品的「前景」，還可以透過通道望向大廈外圍，在「遠景」和「側景」的襯托下，令天井中庭的盂蘭勝會成為焦點。建築師設計雙塔式大廈的時候，相信沒有想到這種「透視景深」的設計會產生這樣的效果。現代主義建築較少規範空間的用途，而華富上邨居民，正好善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中庭，擺放神壇、紙紮鬼王，及進行開壇、破地獄、過橋和祭幽等儀式。

另外，華富上邨的雙塔式大廈經常有市民墮樓輕生事件，導致部份居民認為邨內陰氣重，居民於是希望藉着打齋及舉辦盂蘭勝會以安撫亡魂。

逾廿層高的天井昏暗幽閉，使這裡的祭祀儀式更具感染力。而現代主義簡約的幾何設計，和祭品不規則形態形成對比，都使華富上邨盂蘭勝會，較其他地方特別樓高廿層、垂直而昏暗的天井，在視覺上是令勝會震撼的第三個因素。至於下邨，因為缺乏天井這種既壓迫又流動的空間，所以居民一般只會大廈外面燒街衣。

2.2 盂蘭勝會的進行過程

盂蘭盆節簡稱盂蘭節，又稱鬼節，揉合佛教的盂蘭盆法會及道教的中元節。佛教的「盂蘭盆」音譯自梵文「Ullambana」，據《佛說盂蘭盆經》記載，「盂蘭」指倒懸之苦，「盆」乃一種法器，就是通過法器解被倒掛之苦。至於道教的中元節，指農曆七月十五的中元地官誕，地官全名為「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因此不少盂蘭勝會豎起的長幡杆燈籠皆印上這十二個大字。地官於道教而言是掌管赦罪的工作，尤其是救贖各人先祖的靈魂。

盂蘭盆節流行於中國、日本、印度及泰國等亞洲地區，起源類似，但形式各有不同。在香港，盂蘭勝會於每年農曆七月舉行，目的是通過祭祀儀式救贖祖先靈魂、祭祀孤魂野鬼，保眾人平安。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通常於每年農曆七月十四日之前的星期日舉行，於公眾假期而非盂蘭盆節當日舉行的目的，是讓需要工作或上學的居民可一同參與。雖然節慶儀式只有一天，但籌備工作早在端午節過後展開，整個過程需要街坊的合作，花上兩至三個月預備。舉辦盂蘭勝會儀式前的星期五晚和星期六，居民開始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中庭內打點一切，為星期日的盂蘭勝會作準備。

盂蘭勝會並非華富上邨獨有，每年農曆七月，香港各區都有人祭祀孤魂野鬼，有些在舊區舉行（例如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筲箕灣西灣河盂蘭勝會）、有些在公共屋邨發生（例如何文田愛民邨）。雖然每個地方的勝會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整體而言，祭品及儀式大同小異。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不論是祭品、放置祭品的方式及祭祀儀式，大致上跟隨潮州式和廣府式的習俗進行。

祭品方面，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包括紙紮大士王、紙紮黑白無常、衣包及掛串等。此外包括燒豬、水果、佛手包等，在完成整個儀式後，由主辦單位分發，與一眾街坊分食。除了大士王、黑白無常這類大型祭品需要由道堂師傅負責預備之外，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用於祭祀的衣包全部由街坊親手摺，通常每次預備有四、五百袋，需要街坊花數月合作預備。因此，盂蘭節雖然與鬼神有關，但對於人間、生活於凡塵之居民同樣重要，是一項凝聚街坊的傳統習俗。

雖然說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祭品跟香港其他盂蘭勝會的大同小異，但華富上邨街坊善用天井的設計，自創掛串這種獨有的祭品。顧名思義，掛串由衣紙接駁成串，掛於天井中庭。街坊於天井六樓的迴廊拉四、五條繩，然後將摺好的衣紙掛上去。當居民向上望向掛滿衣紙的天井中庭，感覺就好像被祭品籠罩住，這種由充滿壓迫感的天井營造的氣氛，乃華富上邨獨有。

因此，縱使盂蘭勝會並非華富邨獨有，但居民因應大廈空間的特點作出調整，塑造屬於自己地方的歸屬感。這些掛串跟其他公屋居民在中秋節期間，於雙塔式大廈天井中庭掛的燈籠，同樣通過懸掛物品於中庭，令節日氣氛洋溢於天井，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根據受訪者所述，華富上邨最初舉辦盂蘭勝會時，並未包括掛串這項祭品。但後來有街坊開始嘗試製作，並獲得街坊正面評價後，確立摺掛串的傳統。負責籌辦的街坊亦決定，掛串的數目每年需要比之前一年多一串，例如今年製作 10 條，明年需要製作 11 條。這些受街坊歡迎的掛串款式多樣化，有金色、彩色，而且每個摺法都不一樣，都由街坊自行「研發」創作。其中一款掛串名為「金叵蘿」，形狀呈菠蘿狀，由 66 張衣紙摺成，底部每層 8 張，而「金叵蘿」的每個「瓣」的正面呈現的，都是衣紙上的「壽」字，美觀之餘，亦代表好意頭。

另外，大士王是盂蘭勝會近乎不可或缺的祭品。大士王又名「鬼王」，有時亦會簡稱為「大王」。從宗教角度，在盂蘭勝會擺放大士王的目的，是震攝孤魂野鬼。大士王並非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獨有。香港大大小小的盂蘭勝會，通常都會擺放大士王。但華富上邨最特別的是雙塔式大廈的天井設計，造就「天井大王」的出現，令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大王，成為香港所有盂蘭勝會當中最為獨特的大士王。在華富上邨，因為大士王通常都有一兩層樓高，在所有祭品當中最為搶眼，從視覺上，是大部份盂蘭節祭祀儀式的主角。

「天井大王」坐鎮天井底部，被大廈中庭的迴廊包圍着。一般盂蘭勝會，信眾只可以仰望大士王，大士王不可以太細，否則就展示不到威嚴的氣勢。但華富邨的大士王，跟居民距離相近。天井底部屬於大廈四樓，住在上層的居民，可以於上層平視甚至俯視大王出現在大廈中庭。住在五、六樓的居民，有些不僅可以近距離看到大士王頭部的裝飾，甚至一打開門，就與大士王打個照面。華富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配合井底通道，其中一個原意是有利通風。因風和壓逼感是肉眼看不到的東西，即使通風很好，身處天井的最強烈感覺並非涼快，而是壓逼感。

香港電影出現不少雙塔式大廈天井的場景，正正因為天井很容易營造壓逼感。例如在《淪落人》當中受傷癱瘓的主角黃秋生，居住於愛民邨的雙塔式大廈，坐在輪椅望向天井的頂部，走不出困局、愈望愈沮喪。另一個例子，是《踏雪尋梅》中的女死者居住於雙塔式大廈、無數單位的其中一個，象徵電影女主角的孤獨、深沉。一個逾廿層高的天井、配合開放式迴廊，有時可能會令人覺得危險，但天井亦可說是舉辦盂蘭勝會的理想地點。對比空曠地方，在天井舉辦的盂蘭勝會更能營造壓逼感，而大士王也更有震攝力。

尤其是在天井底部，雖然並非漆黑一片，但陽光大部份時間都照射不到，將大士王放在天井底部，即使天氣再好，大士王身處的位置始終難以有陽光直射。天井底部，可說是最適合擺放震攝孤魂野鬼的鬼王。華富上邨的大士王屬於廣府式，特色是一般都會雙腳提起，大王的右腳提起至腰間，至於左腳，只是輕輕翹起。

潮州式大士王雙腳踏地，跟廣府式有明顯的分別。至於鶴佬供奉的大士王頭頂有雙角，棕臉或綠臉執拂，並且金雞獨立。通過這些特別，不同地方的信眾，再次塑造自己地方獨有的歸屬感。

下表顯示廣府式、潮州式及鶴佬式大士王的分別：

	廣府式	潮州式	鶴佬 / 水上人
面部顏色	白色	藍色	啡色 / 綠色
站立姿勢	雙腳提起	雙腳併合站立	左腳站立，右腳提起
觀音像位置	胸前	額前	頭頂
手部動作	手持「分衣施食」扇	右手抬高，左手持「南嚩阿彌陀佛」	手執塵拂
其他特徵	頭頂有兩條觸鬚	嘴角有獠牙	嘴角有獠牙

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大部份儀式，都是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內進行，負責籌辦的街坊會在此舉行開壇、破地獄、過橋和化大士王等儀式。

儀式流程概覽：

日程	活動
盂蘭勝會前的星期五晚及星期六	佈置場地（包括枱、檯）、掛帆布、貼金榜
盂蘭勝會當日（星期日）	
早上	佈置場地準備開壇、設祭品枱、掛掛串、幡杆燈籠等
下午一時	開壇、拜水鬼陣
下午二時	巡樓
晚上八時至十時	破地獄、過金銀橋、化大士王及其他祭品如掛串、衣包
十時以後	分食及收拾場地

盂蘭勝會正日，不少居民在當日早上已為儀式作準備，以及進行當日一連串的儀式。整個盂蘭勝會由點飛馬開始，寓意通知天庭。下午一時，師傅會開壇誦經超度至八時，進行破地獄儀式。接着街坊就便會認領自己的神主牌。破地獄以後就是過金銀橋，過完全金銀橋，師傅又再繼續開始超渡。

過去，華富上邨六個天井都會做盂蘭，六座大廈進行儀式的流程大同小異，但細節上各有各安排。例如華昌樓、華泰樓的勝會，會在盂蘭節當日「巡樓」，即師傅會逐層逐層唸經、超度鬼魂，但華生樓則無這個儀式。

另外，眾多天井之中，只有華泰樓會安排齋菜予街坊享用。雖然流程相似，但不同天井居民所信奉的，是不同宗教信仰。

下表列出華昌樓、華生樓、華泰樓、華景樓及華翠樓五座孟蘭勝會的分別：

座數		華昌樓	華生樓	華泰樓	華景樓	華翠樓
舉行日期		農曆七月十四日之前的星期日				農曆七月二十二日
天氣安排		風雨不改	如遇八號風球，會延期舉行	風雨不改	#	#
宗教		道教	佛教	佛教	佛教	道教
場地佈置	掛串	√	√	√	√	√
	遮蓋天井的帆布	一整塊掛	分兩塊、掛天井兩邊	一整塊掛	#	#
儀式	金榜	√	√	√	√	√
	開壇	√	√	√	√	√
	破地獄	√	√	√	-	-
	過橋	√	√	√	√	-
	過關	-	-	-	√	-
	散花	-	-	-	-	√
	拜水鬼陣	√	-	-	-	-
	巡樓	√	-	√	-	-
化大士王	√	√	√	√	√ ^{註1}	
回禮	白米、茶葉	花生、茶葉、水果	白米、花生、水果	#	#	
附薦位	√	√	-	√	√ ^{註2}	
其他			設有齋菜供街坊享用			

√ 包括這個儀式

- 沒有這個儀式

未有相關資料

註1：華翠樓自2011年後因經費關係，以大士王畫像取代紙紮大士王

註2：華翠樓不設收費附薦位，只有紙板讓居民自行寫上及貼上先靈紙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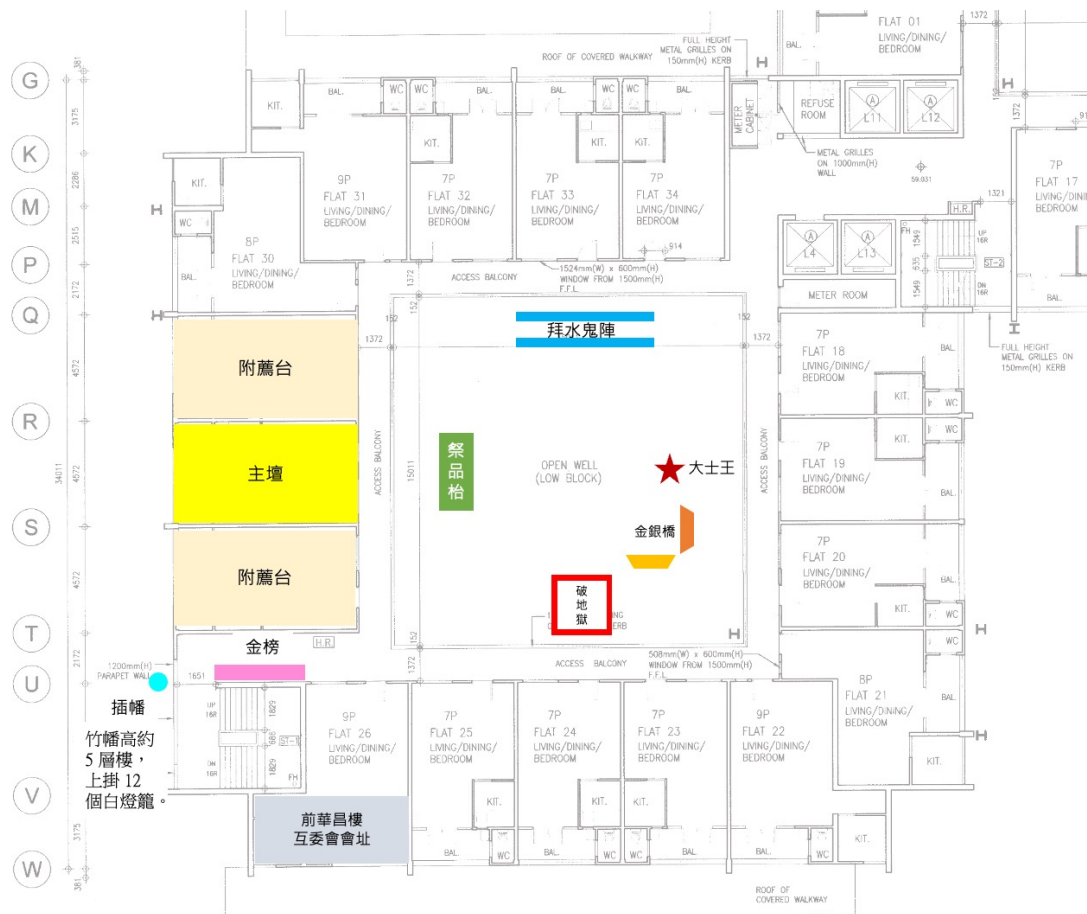
華富邨臨海、面對東博寮海峽，向南望是數個島嶼和海洋。這裡的盂蘭勝會除了招待陸地上的鬼魂，亦會安撫棲身水中的冤魂，當中華昌樓就有拜水鬼陣這個儀式。除了地理位置外，華富邨的人口結構，亦使這裡的盂蘭勝會跟水有關。由於昔日多水上人、潮州人居住，所以傳統性就是這樣做法。

拜水鬼陣就是將那些在水中的冤魂，都邀請他們上來，因為他們都濕着身，所以個炭爐就讓他們可以烘乾身上的水，然後前來分衣施食。

整個儀式最令人期待的，莫過於入黑之後進行的破地獄和化大士王這兩個儀式，亦是成個盂蘭勝會的焦點。破地獄就是通知先人可以上來進食，有五、六個喃嘸師傅會天井中間轉圈，而街坊有四個代表會捧着神主牌跟着師傅們轉圈。

大約半小時後，破地獄完成。跟着師傅就會捧着神主牌去跳火，跳火後就過金銀橋，之後就放回原位，待師傅再誦經。誦經之後就會把它們都燒掉，神主牌最後才燒。

下圖為華昌樓盂蘭勝會的佈置及儀式平面圖：



建築圖則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提供

化大士王就是將象徵觀音化身的大士王，以及所有衣包、掛串等祭品，一起放進化寶爐內燒，當衣紙燒成灰燼，亦代表盂蘭勝會完成所有儀式，街坊可以分食，亦可以開始收拾和還原場地。儀式大約於晚上 10 時完成，然後就會開始分豬肉，大部分人在分豬肉後便會離開，而互委會一眾委員就會留下來收拾場地。

整個盂蘭勝驟耳聽來似乎很簡單，只有一日正式進行儀式。但對於籌辦勝會的街坊而言，則需要早約兩至三個月時間來籌備。因為儀式在華富邨的公眾地方舉行，所以籌辦勝會的街坊首要工作是向政府不同部門如房屋署、民政事務總署提交申請，在天井舉行勝會、於大廈地面放化寶爐。另外，這班街坊亦要在邨內招募人手、募捐籌款、打點場地等等。

盂蘭勝會除了超渡鬼魂，還有另一重要功能是通過傳統習俗，維繫居民關係，所以華富上邨盂蘭勝會，亦不會拘泥於傳統，而會適應現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盂蘭節的正日是農曆七月十四日，但華富上邨盂蘭勝會一般會提早於盂蘭節之前的星期日舉行。這樣安排，目的是方便平日要上班的街坊，能在公眾假期一同參與。雖然星期口才正式舉行盂蘭勝會，但按照慣例，街坊會於星期六開始準備。

星期六，一眾街坊會開始拉帆布和把掛串都掛出去，有時鬼王會在這天送來，有時就星期口才到。通常星期六他們會預先作準備功夫，星期日早上需要全部做妥，預備整個儀式。

雙塔式大廈通過底層通道及中空天井，令大廈保持空氣流通。當然建築師一開始大概沒有預計會在天井舉行盂蘭勝會，無論如何，這種建築設計，本身並非舉行盂蘭勝會最理想的空間。空氣流通，亦都意味著燃燒火燭時產生的煙，會由天井底部一直向上飄向天台。在天井中心拉帆布，就可以防止燃燒火燭時產生的煙向上飄，盡量減少對街坊的影響。不過，拉帆布主要目的，是防止下雨把大士王及祭品都弄濕，因為農曆七月十四日正值香港風季，是香港風雨最頻密的日子。如果大士王及祭品被淋濕的話，居民就不會再有時間預備。

拉帆布有不同方式，華昌和華泰樓都是會拉一大塊帆布，將成個天井覆蓋住，由九樓斜掛至七樓，使雨水可以積聚在帆布之上。至於華生樓，就在天井兩邊掛兩塊帆布，留番中間的位置方便去水。拉帆布並非一件簡單的工作，整塊帆布跟整個天井面積一樣，要將帆布在九樓斜掛至七樓，需要不少人力幫忙。而將帆布掛得牢固的秘訣，就是靠繩結。水上人出身的鄭珠佬先生，亦是華昌樓前互助委員會副主席，是華昌樓負責掛帆布的「專員」，由他專門打繩結。鄭先生所打的繩結是往日他行船時常打的繩結，十分穩固。除了拉帆布，街坊在星期六亦會預先豎起幡杆燈籠，通知鬼魂這棟大廈將會分衣施食。換言之，幡杆燈籠就是鬼魂的引路燈。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儀式雖然只有一日，但為了這日的儀式妥當順利，除了有一連串的籌備工作要處理，負責籌辦的街坊每年亦會花不少功夫，向其他居民募捐，希望籌集足夠資金促成這一日盛事。

籌集資金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就是向每棟大廈的街坊募款眾籌。街坊可以淨捐，即是捐淨，亦可以幫親人購買附薦位捐錢。附薦位即是在盂蘭節舉行期間，放在大廈地面的祭壇內，寫上先人的名字以作供奉。附薦位不僅是現居於華富邨內的街坊可以購買，搬離華富邨、或者他區的街坊都可以購買，現時的價錢由港幣 100 至 300 元不等。整個盂蘭勝會籌得的捐款數字、捐款的名單，會在這塊金榜上羅列出來，相當具透明度。

而容許邨外居民購買附薦位這個安排，目的並非單純為增加捐款數字，而是因為華富邨的居民不時搬遷，加上香港並非所有地方都會舉辦盂蘭勝會的。已購買附薦位的街坊或者其他邨外人士，都會在盂蘭勝會當日、完成所以儀式以後得到回禮。回禮一般包括白米、茶葉、水果，最終的回禮內容需按照各座大廈的經費而定。

2.3 盂蘭勝會與社區的關係

作為宗教儀式舉辦盂蘭勝會除了酬神祭幽之外，亦有團結社區及連繫居民的作用。1850 年代後期，隨著華商移居香港，香港一躍成為交通、航運和匯款中心，華商經濟力量提升，對社會事務的影響力大為增加。藉着舉辦週期性節慶活動，可讓更多華商有機會參與，有助團結社群、鞏固地位。關於盂蘭勝會的起源，坊間其中一種說法，是「目連救母」的典故，其中傳遞的「孝」和「報」兩個核心觀念，與傳統講求人倫關係、推崇報恩的社會價值相符合，有助華商連結低層華工，維持社會和諧和秩序。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由每座大廈的互助委員會（互委會）主辦，負責所有籌備和協調工作。負責籌備的居民在盂蘭勝會舉行前，花上數個星期聯手摺衣紙和製作掛串、安排場地佈置、聯絡喃嘸師傅，更集資進行儀式。居民為了將場地佈置得琳琅滿目，座與座之間還因此舉辦「觀摩大會」。

華富邨的建築設計造就了其獨特的盂蘭勝會，不過即使建築設計如何美觀，最重要的是居民如何利用空間、傳承傳統。但問題是作為只供出租的公屋，華富邨在過去五十多年，有數以萬計的居民搬遷，不可能所有街坊都認識彼此。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除了超渡孤魂之外，亦是維繫街坊之間情感的重要儀式。不分籍貫、性別、年齡和宗教背景，大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盂蘭勝會順利和圓滿舉行。朝行晚拆的盂蘭，每次需要至少 20 至 30 個街坊幫忙，熟能生巧，大家「落場」就已經知道所有工作，及有需要幫忙補位的地方。而每當知道要開始籌備盂蘭，街坊都十分積極熱心，也樂意捐款。

由租金，到住客年紀、鄰舍關係、社區設施等，由 1970 年代落成至今，華富上邨出現不同的轉變。對他們而言，每年以相同方式舉辦盂蘭，由過往年輕的時候擔當幫忙扶助的角色，慢慢變成骨幹分子，他們就這樣透過重覆每年一次的周期活動，將這項文化承傳下來。

隨着時日，邨內的人文生態也有變化。據華泰樓前互委會主席陳培芸女士分享，昔日華泰樓每層的居民職業都不一樣，例如有四層是白領，有數層是藍領。人口流動改變社區，由最初靠海而建，多水上人居住，到現在出現不同國籍的人士，居民都已經習慣。習慣了整個居住環境、社區氛圍，甚至是邨內會有盂蘭勝會。

每當提到盂蘭勝會，我們都會聯想到潮州人社群。但在香港，除了潮州人之外，鶴佬、客家、廣府人都有盂蘭勝會，目的都是求個心安、為祖先和後代祈福，同時聯繫街坊。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有潮州人參與，但並不局限於潮州人，雖然跟香港其他區域勝會類似，但就毋須完全遵從潮州的方式，反而建立出自己地區特色。

非物質文化遺產緊緊扣連住我們的生活，不過一旦我們的生活方式有所轉變，非物質文化遺產亦會出現傳承危機。一直以來，華富上邨每年都有盂蘭，就算刮風下雨，各座的勝會一般都會照常舉行，但 2019 年冠狀病毒病疫情，改變了這個習俗。政府因應疫情實施社交距離措施。根據《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例明「只有在興建作或慣常用作崇拜地點處所進行宗教活動的羣組聚集才獲豁免」。因為盂蘭勝會舉行的地點屬臨時性質，所以並不屬受豁免的羣組聚集，全港所有盂蘭勝會都告取消。

取消社交距離措施，香港各區社群開始重辦盂蘭勝會，但不少面對資金不足問題，縮減勝會的規模。華富上邨其中幾座大廈，雖然復辦盂蘭勝會，但規模已大幅縮減，只在天井放置一個小神壇作供奉之用，大士王、掛串跟破地獄這些重要祭品和儀式都一一欠奉。換句話說，對上一次華富上邨完整舉行的盂蘭勝會已是 2019 年，在天井舉辦盂蘭勝會的儀式可能已失傳了。

2.4 華富上邨盂蘭勝會面對的困境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較其他地方面對更大的挑戰，主要分為三大層面：第一，互助委員會解散；第二，籌辦的居民年紀漸長；第三，搬遷重建。

首先，是互助委員會（互委會）的解散，令盂蘭勝會失去了主辦單位。政府於 1973 年推動互委會的成立，鼓勵居民自發營造社區，並加強政府與居民之間的溝通。互委會每屆委員任期為三年，任期屆滿後投選新一屆委員。華富上邨當中，華興樓最早設有會址，其後各個互委會陸續設有會址，讓街坊有個聚腳點，亦方便推廣區內服務。舉辦盂蘭勝會需要大量空間儲存祭品及捐款，而且需要合符消防及保安要求，互委會會址對勝會的舉辦可謂不可或缺。

互委會是每年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主辦單位，負責所有籌備和協調工作。成立初期，互委會更具備提供資訊，以及協助有需要居民的功能。例如《華僑日報》曾於 1986 年報導，華昌樓的互委會將盂蘭籌得款項用以幫助該座大廈兒童的獎學金。

華富上邨的互委會按政府規定於 2023 年 1 月 1 日前解散，盂蘭勝會因而失去主辦單位，縱使部份居民希望舉辦盂蘭勝會，亦變得「出師無名」。另外，互委會退

回會址予房屋署後，若要籌辦盂蘭勝會，亦欠缺街坊聚腳點及合適的儲存空間，對籌備和儲存工作構成很大的影響。復辦的話，亦需要很大筆費用重新再製作或構置帆布、桌椅、附薦台的支撐架等物品。

其次，是居民年紀漸長，體力不足以應付繁重的籌備工作。不僅是前互助委員會主席，不少都曾經出任互委會委員或參與籌備工作的街坊，隨著年紀增長，開始顯得有心無力，被迫退下來，無能繼續參與盂蘭勝會的籌備工作。另外，更有些街坊已離開人世，令有能力參與籌備工作的街坊變得寥寥可數。此外，有些街坊因為搬離華富邨甚至移居海外，加上年輕一代整體來說缺乏參與籌辦的興趣，亦是傳承盂蘭勝會的另一個挑戰。

搬遷以後，難免會感到陌生，又未知鄰舍之間會否互相照顧。加上新華富邨較井字型少空間，需要考慮盂蘭勝會場地問題，而復辦盂蘭也涉及人手、經費等考慮因素，因此華富上邨的天井盂蘭勝會能否重辦？盂蘭勝會如何過渡至新華富邨的空間之中？能否在新華富邨中重辦盂蘭勝會？這些都是現在及未來華富上邨盂蘭勝會所面對的問題。

第三，華富邨的搬遷重建計劃亦令在天井舉辦的盂蘭勝會可能失傳。政府於 2014 年公布計劃華富邨重建計劃，居民將遷往鄰近雞籠灣的五塊地皮，住宅大廈位於五幅土地、分三期進行遷徙重置，原址用途未明。及至 2020 年 12 月，土木工程拓展署委託的承辦商開展新華富邨的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2024 年 3 月，香港房屋委員會宣布華富邨分期重建詳情，首批居民最早將於 2026 年底遷出，整個搬遷計劃為期約二十年。

新華富邨的規劃和建築設計，很可能令華富上邨失去了在天井舉辦盂蘭勝會的獨特的條件。加上現時新型公屋不再是現代主義風格設計，對建築空間的用途有更清晰的定義，而且現在的大廈管理模式，對建築空間的用途都有更大規範。搬遷以後，相信居民又要發揮更大的創意，才可以找到安置大士王和其他祭品的合適地方。

天井令華富上邨盂蘭勝會變得獨特。但搬遷後的華富邨將失去這個空間，盂蘭勝會會變成怎樣？大士王會放在哪裡供奉？在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獨有的掛串又可以懸掛在哪裡？街坊年紀大，年輕一代未能接捧，摺掛串的手藝又是否會失傳呢？這些問題仍未有確實答案。

2.5 總結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在高逾廿層的雙塔式大廈中庭舉行，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除延續邨內潮州社群的傳統習俗，更突顯戰後現代主義建築在空間運用上給予居民的靈活性。然而隨着居民年紀漸大、互助委員會解散及進行中的華富邨重建搬遷計劃，華富上邨盂蘭勝會或會因此而消失。

因此，本計劃透過錄影、360 全景拍攝、建築繪圖、電腦特效、文字及口述歷史訪問，旨在永久保存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特色及的居民的感受。是次計劃可說是較完整地就華富上邨的建築特色，及其與盂蘭勝會的關係作出紀錄。惟經歷 2020 年冠狀病毒病疫情令盂蘭勝會中斷，令復辦後的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規模大減，不復昔日的隆重和盛大。

團隊冀望能夠藉着計劃紀錄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籌辦方式，即使他日在新華富邨，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得以在新的空間內傳承和延續下去。我們亦並運用科技重構在天井內進行的儀式，藉以加深社會各界對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認識。最後，我們亦希望重燃居民舉辦盂蘭勝會的熱情，距離華富上邨居民遷出尚有約十年時間，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仍有機會復辦及延續下去，仍有團結社區的功能。

3. 參考文獻

謝德隆（2022），《數港式盂蘭還看卅間》，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周樹佳（2015），《鬼月鈎沉——中元、盂蘭、餓鬼節》，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林皓賢、黃樂怡（2017），《宗教與香港：從融合到融洽》，香港：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蔡志祥（2019），《酬神與超幽：節日和香港的地域社會》（上下卷），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胡炎松、Stella So（2019），《盂蘭的故事》，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林國輝「從歷史資料重構 1868 年香港四環盂蘭勝會」，《田野與文獻》（第九十五期），15-24 頁。

黎志添「從打齋儀式看道教對死亡的處理」，《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59 頁。

田仲一成「二十世紀香港潮幫祭祀活動回顧—遺存的潮州文化」，《饒宗頤國學院院刊 創刊號》（2014），頁 395-441。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盂蘭勝會（本地傳統）〉，香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取自 <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a3ddc6cd-d771-49a8-9c54-cd2b50ea9da5>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華富邨華景樓盂蘭勝會〉，香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取自：<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219d7a47-de86-4585-b806-d7ba39a79f79>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華富邨華翠樓盂蘭勝會〉，香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取自：<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055fa832-de9f-4120-ab87-15ad3c90c054>

黃培烽「街知巷聞：一幢大樓滿足所有願望「市鎮中心」何以能凝聚社區？」（2022），載於明報新聞網：<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731/1659205559051/街知巷聞-一幢大樓滿足所有願望-「市鎮中心」何以能凝聚社區>

黃培烽「街知巷聞：單位與大廈設計之間 新規劃如何創造理想家園？」(2022)，載於明報新聞網：<https://news.mingpao.com/pns/副刊/article/20220807/s00005/1659809548815/街知巷聞-單位與大廈設計之間-新規劃如何創造理想家園>

黃培烽「街知巷聞：街坊分享起居路線 記錄流動與停頓」(2022)，載於明報新聞網：<https://news.mingpao.com/pns/副刊/article/20220814/s00005/1660413645168/街知巷聞-街坊分享起居路線-記錄流動與停頓>

黃培烽「街知巷聞：細數涼亭燜燒煲背後故事延續華富日常記憶」(2022)，載於明報新聞網：<https://news.mingpao.com/pns/副刊/article/20220821/s00005/1661018068798/街知巷聞-細數涼亭燜燒煲背後故事-延續華富日常記憶>

Janet Lee Scott (1982).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an Urban Organization: The Mutual Aid Committee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2.

Elizabeth Sinn and Wai-Ling Wong (2005). Place, identity and immigrant communities: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Yulan Festival in post-war HongKong,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46, No.3.

Selina Ching Chan (2019). Inventing the Chaozhou Hungry Ghosts Cultural Festival in Hong Kong.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online), 6 (2019) 273-296.

Selina Ching Chan (2023). Unequal Inscriptions of the Hungry Ghosts (Yulan) Festival Celebrations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s* (online), 132 | 2023.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chinaperspectives/14625>

口述歷史訪問

陳永森先生，華昌樓前互助委員會主席，2024年3月15日、2024年4月16日。

鄭珠佬先生，華昌樓前互助委員會副主席，2024年3月25日。

姚少峯先生，華生樓前互助委員會主席，2024年3月25日、2024年4月16日

吳蓮愛女士，華昌樓居民，2024年4月16日。

陳培芸女士，華泰樓前互助委員會主席，2024年4月16日。

- 完 -